

用文字 溫暖文學天空

林佑軒：不愛悲秋傷春，
喜為弱勢發聲

文／黃駿輝 照片提供／林佑軒

臺北又下雨了，這種陰晴不定的氣候變化，總讓離家在外的林佑軒，愈發想念故鄉臺中總是暖熱的天氣。

1987年出生的林佑軒，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，雙主修中文系，曾獲得包括聯合報文學獎、大墩文學獎等眾多獎項，是道地的臺中子弟，對於故鄉的想念，如同對文學創作的眷戀，並非濃郁暴烈，而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深情款款。

林佑軒就讀臺中一中時，和大部分的同學一樣，選擇最夯最熱門的理工組，之後跨考

順勢考上臺大財經系，但這並非是他最感興趣的志向，只是基於對前途的考量，懵懂依循社會上的主流價值，卻在入大學後發現自己的另一種興趣，曾考慮轉系，但後來選擇雙主修中文，這些曲折歷程，他表示最感謝爸媽的體諒，從沒特別逼迫他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生方向，讓他擁有選擇的空間。

變身文學新鮮人

居處在臺北，騎著從臺中帶來的鐵馬在臺大校園裡梭巡，身形高瘦的佑軒臉上仍不脫中部小

孩特有的質樸氣息，他曾在文學獎得獎感言寫道：「本人是很幼稚且不可取的一個人。」看似八年級生刻意的戲謔口吻，卻也讓人看見他年輕謙遜的一面，而當初他會跨入文學，有點像一場偶然的美麗誤會。

林佑軒從小在作文方面就很有天分，那時寫作對他而言，不過是文章能在指考上拿高分，增加考上一流學府的籌碼。高中時，他也并非所謂的文藝青年或校刊社的成員，反而常和同學去網咖打「世紀帝國」之類的電玩遊戲。與文學的接觸是上大學後，



▲2010聯合報頒獎典禮現場。



▲2010聯合報頒獎典禮現場，與父親和弟弟合照。

選修「文學概論」，接著又參加文藝研習營隊，這才突然發現「哇！原來文學創作和作文考試並不相同，原來，文學包括了更廣泛的人生與感動。」從此，讓他開始從工匠般的作文高手，成為了文學殿堂裡的新鮮人。

提及創作初衷，林佑軒說，開始的確有一種想證明些什麼的意圖，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，於是不斷參加各種比賽，首次在臺大文學獎初試啼聲便得了獎，建立起不少自信，開始慢慢進入現代文學的範疇。他還記得自己第一篇看的小說是「林榮三文學獎」得獎小說，賴志穎寫的〈彌猴桃〉，也喜歡作家紀大偉的作品，但他表示，自己閱讀的速度很慢，

看的量還不夠多。他接觸最深的是臺灣文學界《現代文學》雜誌這一派別作家如白先勇、王文興等人的創作，加上他念的臺大中文系算是繼承北大中文的傳統，因此在寫作上，他是偏屬純文學領域的。

不過，在文學路上，林佑軒也有過迷惑、不解，也曾以為只要能拿下三大報的文學獎，就是所謂的大作家，但進入文學領域更深一層後，逐漸理解得獎與創作不能畫上等號，更不能因此自滿。因此他開始思考，當這個世界的多數人都不斷想表現、證明什麼的時候，他是否有可能拉高層次，透過拿手的文字，去為別人做些什麼，發出些聲音。

為弱勢者發聲

林佑軒的創作，不太愛悲秋傷春的哀嘆，約略可分兩大主軸，且與他尚屬年輕的生命歷程有著密切關聯。一是與所有創作人相同，把生命裡最熟稔的經歷轉化，用虛擬情節與真實記憶交摻，這反映於不時出現在他作品中大量的臺中生活經驗，從三歲移居臺中直到大學北上念書，從幼稚園的「鴻德古堡」、他心中總是白雲飄飄的實小校園、升學冠軍的居仁國中、痞樣的臺中一中及學校旁與同學一起吃喝的夜市，他也想念一中街裡各款便當、炒麵、水餃、雞排，以及綠豆沙加布丁牛奶，還有相較於臺北，擁有無限美麗的臺中天氣都成為他



◀ 新文藝青年林佑軒，將樂觀開朗的生活經驗融入他的文學創作。

生命的元素。但近年放假再回臺中，他卻感受了時間帶來的變化，熟悉的店家，在商業競爭浪潮中快速汰換，高中時那種能和每家店老闆哈拉打屁的場景不復見，這些點點滴滴，都成為他創作的素材。

另一個他創作的重心，則是為弱勢發聲。獲聯合報文學獎的小說〈家拾師〉裡，創作出「擁抱他人，給予溫暖」的特殊職業，揭櫫現代人在堅強防備下軟弱不堪與需要被愛的一面，還有講述性別議題的〈女兒命〉，從不同角度詮釋了性別傾向與人格特質的多樣化，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見林佑軒內心溫柔、富同情體貼的一面。

用文學開拓友情

拿下數項文學大獎，被冠上臺灣新生代作家名號，卻反而讓林佑軒更想低調面對，對外界讚許，他多半謙虛應對。因為他看過不少年輕的創作者，曾旋風般拿下所有大獎，最後卻再也沒有作品推出，先前的創作新秀成為文壇裡一閃而過的流星，因此，雖然得獎對他是一種實質鼓勵，但未來的路還很長，高手其實很多，他提醒自己別陷入獎項的迷思，要一直保有創作的初衷，讓文學成為豐富自己生命的元素，而非只是獲取一時的炫耀鎂光。不過，得獎最令他興奮的另一件事，是能在頒獎典禮上認識不少年紀相仿的文壇新星，讓

他有機會與這些文友變成朋友，因為大夥調性相符彼此投緣，交流時除了談文學，有時只是年輕人的八卦閒扯淡，文學不僅供林佑軒書寫內心，也讓他拓展友情的疆界。

未來，他知道自己不會往財經方向發展，但文學路要如何走，林佑軒說，先完成目前的學業再來打算，但他不會停止創作，因為寫作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不論自我表述或是為他人發聲，他都會持續努力，在文學的天空裡，用他的文字貢獻溫暖，就像故鄉臺中的氣候，總是贈予他這離家的遊子，朗朗的天晴。